



她,市两会的首位手语播报员

□记者 李伊娜 通讯员 张海芬

4月12日上午,在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直播中,一位播报员特别引人注目。只见她笔挺地坐着,双手翻飞,用手指划出词汇、语句,传达着舟山声音。她便是倪燕红。年近五旬的她是市残联的一名普通干部,也是一位中级手语翻译。多年来,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相关活动中担任手语翻译,也多次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手语培训。今年,我市首次在市两会直播中引入手语播报,对于第一次走进市两会直播间的倪燕红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也是一次挑战。

一场精彩的手语播报

距离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直播还有两个小时,倪燕红就已经到达现场,对照大会开幕的相关素材进行彩排。作为在我市两会直播历史上第一次用手“说”两会的手语翻译,她换上正装化好妆,双手在空中反复练习着动作。

“那时候,倪老师肯定是既激动又紧张。”市残联副理事长郭绍磊十分了解她。

尽管倪燕红有着丰富的手语翻译经验,但直播中涉及不少专业名词还是极大地考验着她的词汇量和随机应变能力。“要快速理解信息,并对信息提炼,变成听障人士易懂的语言,过程真的非常‘烧脑’。”倪燕红说,这是她第一次为听障人士直播这么重要的会议,感觉担子沉甸甸的。

倪燕红举了个例子,比如“界别”是政协工作中的一个固定专业名词,但目前的手语词典中没有收录这个词,那就需要以意译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将之解释为“按照各政党、团体、民族和社会各界等分成的不同类别”,做出的手势动作即先用食指打成一个“J”状,然后左手手心向上,右手劈向左手手心,呈左右分开之势。还有直播结束时提到的“风起正扬帆,描绘新篇”,倪燕红也巧妙地按原文意思进行了手语翻译。

手语是一种简化语言,但专业会议中有着大量专业性很强的、用词精准的书面语言,将其进行手语转化绝非易事。

“拿我第二天直播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式来说,政府工作报告有1.6万余字,大概要转换成1.2万个手语动作。”此次两会直播的另一位手语翻译纪梦婕证实了这一点,“精神需要高度集中,眼睛盯住机位,耳朵保持敏锐,听准每一个字,然后迅速转化为相应的手势。同时还要保持神态的活跃与从容。”

电视屏幕中的倪燕红坐姿挺拔,气质优雅,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直播时,她对面是一块放映大会现场画面的大屏,没有稿件提词器,一切只能靠着这块屏幕边听边看边用手翻译。有的听障人士可以通过“唇读”来理解语言,因此除了打手势,倪燕红还要注意进行跟读。

出于画面效果考虑,手语直播时的椅子较高且没有椅背,除了手臂一刻不停地运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必须一动不动。“腰和肩膀太酸了。直播结束后我都站不起来,全身都僵了。”记者看到,原本膝关节就有伤的倪燕红下播时是被两位同事搀扶着才走下了演播台。

当她完成手语播报走进市残联大楼时,刚刚聚在一起“听”完两会直播的17位听障人士便把她围成一个圈,纷纷向她竖起大拇指。

“终于完成任务了,感觉松了一口气。”倪燕红说,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直播任务,近期她不仅查阅了去年两会时的相关报告,还比平时更多关注舟山的时政新闻,就是为了在练习新闻手语的同时积累词汇量和反应速度,让自己的手部感觉处于最佳状态。“看到很多听障人士给予我手势专业舒服、表达简洁易懂等评价,我真的很高兴,也十分感谢他们。”



观看两会直播,听障人士忍不住鼓起掌来(此为听障人士鼓掌方式)。



倪燕红正在进行手语直播

一个培训的机会让她爱上手语

21年前,在市残联工作的倪燕红和几位同事得到了一次去省里培训手语的机会,自那以后,她就深深爱上了手语并一发而不可收。

纪梦婕对倪燕红“爱上手语”深有同感,她说自己在2005年央视春晚上看到《千手观音》的节目时,就爱上了手语,觉得那些演员的手部动作简直不可言喻。之后上大学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手语专业。“学手语一定要有兴趣,不然坚持不下来。对倪老师来说,可能还有一份责任感,学好了,能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纪梦婕说。

的确,培训刚结束,倪燕红就买了《中国手语》上中下三册,对照着书里的内容边学边练。现在,这三册书已经被她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连回来后单位领导送给她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都成了她家书柜里的宝贝。

手语一般分为手势语和手指语。手势语是以手的动作和面部表情,配以身体姿态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手指语则是用手指指式代替字母,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成普通话。目前通行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共收录了8000多个常用词汇。这些词汇的打法,倪燕红都一一学习过,绝大多数都能熟练应用。

“手语真的挺有意思,比如‘红色’‘黄

色’‘黑色’三个词,因为都是以‘h’这个声母开头,所以都用同一个手势,只是变换方位变换打法就呈现了不同的颜色表示。”倪燕红解释道,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词又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领导’这个词作为动词表达时,左手竖起大拇指在前,右手五指伸开紧随其后;而作为名词时,则是右手伸拇指、食指和中指,拇指抵住额头。”

那时的倪燕红学手语真有点走火入魔,单位里来了听障人士,她就主动与他们打交道,把平时不会打的字词写下来一一请教。有时还会拿着用红笔勾画的报纸追着问他们:这句话怎么打?那个词语怎么表示?

走路的时候练,晚上睡觉前对着镜子练,平时只要有空就会练。“有时单位开会,我就把手藏在桌子下面,边听领导讲话边打相应的手语,练习反应速度。”倪燕红的一位同事笑着说。

2003年,倪燕红又参加了省残联在杭州举办的中级手语培训班并取得了中级手语翻译资格证书。“拿到了资格证,我感觉自己打手语的信心更足了。”倪燕红兴奋地说,之后一次在为市聋人协会举办的相关会议做手语翻译时,市聋协主席沈舟霞说她的手语打得很漂亮,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平时跟听障人士沟通交流和在会议、活

动中当手语翻译不太一样,前者需要更了解自然手语。倪燕红向记者提问,“‘坐公交车’怎么表达?”记者尝试用手做出拉手环的动作。“对,非常正确!这就是自然手语,反映了手语的形象化特点。”

“类似‘贯彻’‘落实’这样的词语属于抽象词汇,平时聋人朋友们接触得不多,这就必须依托《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里的标准手语来表示。”倪燕红认真地说,解决这一难题还有个好办法,就是尽量用近义词来解释和替代。

“对听障人士而言,‘手’相当于他们的‘嘴巴’。”纪梦婕告诉记者,想与听障人士无障碍交流还要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听说”方式。

“听障人士一般喜欢用倒装句,比如‘今天下午我去杭州’这句话,打手语时会先打出‘下午’和‘杭州’两个词,之后再打‘今天’‘我去’。”倪燕红用一个例子告诉记者有关听障人士的话语习惯。

耐心、细心、用心、爱心、责任心,这是倪燕红自学习手语以来给自己提的“五心”要求。在对各级残联及窗口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手语培训时,她亦如此要求。倪燕红说,未来她会继续用“五心”要求自己,跟聋人朋友一起与时俱进。

一颗为残障人士服务的心

“我在那里时,大家就像看到了‘救星’。”倪燕红笑着说,之后她与那对夫妻分别进行了沟通,帮他们与相关人员解释了各自诉求。“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所以我也想尽办法帮他们调解。”

“有时候晚上也会接到求助电话。”倪燕红说,一开始她还担心家人会不理解。没想到,对于帮助残疾人这件事,家人都很支持。“有几次晚上外出帮助解决一些听障人士的困难,我爱人都主动开车送我前去,等办完事情再一起回来。”

倪燕红说,听障人士的心灵比较脆弱、敏感,所以每次他们遇到问题,她都会用关心的方式与其慢慢沟通,再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给出反馈。每一次的用心“搭桥”、真情服务,也让她收获了众多听障人士的信任和

依赖。“学手语起初是源于兴趣,学好后自然要成为一座‘桥梁’。”倪燕红说,残联是残疾人的“娘家人”,她作为其中一员理应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平时的工作中,倪燕红真心实意为听障人士服务,私下的生活里,她也与这群听障人士处成了朋友。她的手机微信群里有一个名为“舟山市听障人士交流群”,群里的每个人只要咨询问题或是寻求帮助,都会给她留言。倪燕红告诉记者,每天晚上9时,她都会把其他的群设置为免打扰模式,只有这一个群例外。“我希望第一时间为他们答疑解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